

小说前沿文库

# 谋杀

## 余地小说全集

ロヌ尸丫

余地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YZLI0890123192

マヌアY

# 谋杀

余地小说全集

余地人著



YZLI0890123192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杀：余地小说全集 / 余地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104-2044-3

I. ①谋… II. ①余…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5958 号

## 谋 杀

策 划：亚伯拉罕·茀冢

作 者：余地

责任编辑：李红兴

封面设计：基石文化

版式设计：欧阳潇湘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版 权 部：+86(10)6899 6306

中文网址：www.nwp.cn

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20 千字 印张：14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2044-3

定 价：3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 目 录

|                      |     |
|----------------------|-----|
| 谋杀 .....             | 1   |
| 地铁 .....             | 29  |
| 堤岸 .....             | 81  |
| 蝴蝶之死 .....           | 84  |
| 跳楼的鸽子 .....          | 109 |
| 伤疤 .....             | 122 |
| 猫科动物 .....           | 148 |
| 迷失 .....             | 164 |
| 孔子 ABC .....         | 191 |
| 小故事 .....            | 225 |
| 虚拟公园 .....           | 251 |
| 想象一场大雪 .....         | 259 |
| 在虚构的现实之上 .....       | 286 |
| 入夜之后的剪纸游戏 (一稿) ..... | 290 |
| 入夜之后的剪纸游戏 (二稿) ..... | 291 |
| 窥视——写在书本边上的札记 .....  | 297 |

## 附录:

|                          |     |
|--------------------------|-----|
| 纳博科夫与《洛丽塔》(16个关键词) ..... | 340 |
| 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白宗彝) .....    | 377 |

# 谋杀

一个好作家应当简单得没有错误，只有罪恶。

——W·B·叶芝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一日，就在他生日的前三天，诗人、小说家余地从他在昆明的住所失踪。在此之前，他的两位朋友，远在河南的诗人雷子以及在湖北的小说家曾园分别给他打过电话，并且询问了他的近况。“我正在写作的短篇小说《谋杀》已经完成了。”在电话里面，他的声音感觉非常遥远，像来自一个神秘的国度。

五月二十九日，《继续》文化月刊首席记者张京徽从北京乘坐 T61 次特快列车抵达昆明，在余地位于西郊的住所里，对他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采访。“或许正是这场非典型肺炎造成的灾难，才促成我们的相遇。”这位著名记者脸上带着一丝讳莫如深的微笑。

四月七日，一位水暖工人敲响了丰宁小区 24 栋 3 单元 301 号房间的门。“你的邻居说他的天花板漏水了，估计是你厨房的下水道堵塞了。”

大约在一年之前，一群正在楼下的空地上晒太阳的老太太谈到了新搬来的一个年轻人。“这真是一个古怪的人。”

由于某种原因，余地最终没有答应张京徽将他们谈话的录音整理之后发表，而是要求以书面回答的方式来完成。“不过，我不是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纳博科夫。”从他的语气里面，可以明显地察觉到一丝嘲讽的意味。六月七日，就在张京徽离开昆明的前一个小时，余地才把一份打印得非常工整的访谈交到他的手中，这是他对提问作出的书面回答。

“我以为你会寄给我。再见。”张京徽说完这句话之后，余地简单地打了一个手势，然后迅速转身，走向停靠在路边的一辆58路公共汽车。

以下就是这篇题为《谋杀——反问与诠释》的访谈录的全文。

## 突然熄灭的蜡烛

问：向着最初的源头回溯，是什么引导你进入了小说？

答：事实上，我没有但丁那样幸运，因为并没有一位伟大的导师维吉尔引领我穿越那片黑暗的森林，抵达“圣彼得的门”。应该说，不是我进入了小说，而是小说进入了我。对于我来说，小说是另外一个世界，它充满了想象，甚至比生活更加真实。

问：那么，小说是如何进入你的呢？它是否存在着某种“神启”的成份？

答：在这里，我愿意讲一个故事。在我七岁那年的夏天，有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人来到了我家的打谷场上。由于时间的缘故，我已经不能准确地描述出他的外表、神态、以及动作，我唯一记得的是他那怪异的腔调。那种从未听过的方言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以至于下午的阳光突然变得寒冷。经过

他用手势反复比划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在向我问路。那是一个陌生的地名，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这使我变得不知所措。

后来，这个名叫张子勤的中年男人在我家借宿了一晚。第二天清晨，他没有离开，而是走进了另外一户人家。随后，人们知道他从安徽来，是一个种西瓜的人。他和好几户人家达成了协议，帮助他们种植西瓜，在收获之后分得一定的收入。就这样，他在这里扎下根来，每年三、四月间来，然后于十月末返回老家，像一只候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年，其间他还带来了他的侄子，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由于他是外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一切开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他从来不洗澡，于是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西藏人。还有人说他会武功，很有可能是一个逃避仇家追杀的江湖人物。其证据是他的确很能打架，好几个人一起上都不是他的对手。据他自己说，他曾经和家乡寺庙里的一个老和尚学过武术，还学过一点医术。为此，他还特地从老家带来了一些草药，为本地人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不过，让我对他产生兴趣的却是他会画画，他所画的山水及仕女让我大开眼界，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要拜他为师。不过，在三年之后他就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这是我所见过的第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切足以写成一部小说。

不过，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在听说他懂得算命之后，我的母亲在一次闲聊中问他，你看看我这个小儿子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显然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他神色凝重地看了我好长时间，然后说，他以后会是一个科学家。这句话显然让我的母亲变得非常兴奋，同时也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那个无风的下午，灼热的阳光炙烤着干裂的打谷场，门口的一只石碾发出刺眼的灰白色的光芒。不过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他当初论断的荒谬。我并未像我母亲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而是进入了小

说的领域。这件事情表明,小说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我的,它没有在一开始就向我发出召唤。我只是一个写作者,而不是一个受到某种“启示”的灵媒。

**问:你所理解的小说是什么样的?**

答:“当他醒来时,恐龙仍然在那里。”这是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泰罗索的小说,它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短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受到卡尔维诺的推崇,他曾经说过:“我想编一本只有一个句子,或者甚至只有一行文字的故事集。”可惜,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这些只有一行文字的小说。《寻找失去的时间》、《尤利西斯》、《没有个性的人》这些结构庞大、卷帙浩繁,一如恐龙般可怕的小说占据了文学史的绝大部分篇幅。诚如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言:“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

在我看来,小说应该是一部史诗,它展示了作者在心灵与语言上的双重历险。

**问:在你的生活中,小说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

答:“自现代一开始,小说就时时刻刻忠诚地伴随着人。”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我表示赞同。记得有一天深夜,我骑车回家,或许是由于酒精的刺激,一种强烈的对于速度的欲望驱使着我的前进。随着周围的气流对耳膜不断地拍打,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前面召唤着我,它越来越大,像是从天空的高处传来,又像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梦呓,来自我的心底。从两旁的路灯上投射下来昏黄的灯光,有一种宁静与神秘的感觉,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然后我看到路边的烧烤摊,在红色的遮阳伞下面,那些翻卷着的扑面而来的烟雾,一群大声

喧哗着的人,伴随着一种浓烈的啤酒的气息。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小说的场景。后来,路边上两个打架的人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直到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又开始提醒自己,生活不是小说。

在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游动的黑影》中,有这样几行:“他搏斗着,试图挣脱/沉睡的绿色图像/为了游到岸上/和自己的影子结合”。或许这能说明一些小说家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想要做的是与我自己结合。我认为,小说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影子。我总是在试图挣脱它,割断与它的任何联系。不过,它以一种无处不在的形象占领了我的生活。它就像一场秘密的恋爱,伴随着耻辱、仇恨,以及甜蜜。

如果可能,我宁愿选择一种平静的、庸常的生活,而不是写作。因为在纳博科夫的小说《旅客》中,那位作家说:“有时生活的构思……咱们望尘莫及!生活的作品是无法翻译也无从言表的……”

**问:在通常的情况下,你如何写作一篇小说?**

答: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卡尔维诺认为,“确切”首先指的是三件事情:一、为一件工作制定的规定明确、计算细致的计划;二、引发出清晰、鲜明、容易记忆的视觉形象。三、在造词和表现思想和想象力的微妙时,尽可能使用确切的语言。在这里,卡尔维诺提供了一个行为准则,他使我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无法排除情感因素的干扰。激情是必要的,但是情感的泛滥会毁灭一篇小说。

一只顽皮的猴子在树上玩耍,忽然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树洞,于是它伸出毛茸茸的爪子去掏,试图从那一片漆黑之中找到一只山楂。那些潮湿的长满了青苔的树皮纷纷掉落,那个洞穴开始扩大,于是它鼓起勇气,钻了进去。它的眼前骤然一片光明,面对这不可思议的一切,它发出了一声尖叫。原来,这是另

外一片森林。我要说的是,有时候,作者可以跟随一种情绪的指引进入小说。就像这只猴子,被一片羽毛、一线光亮、或者阳台上随风摇摆的衬衣所打动,由一个场景开始写作一篇小说。最后,他在小说中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另外一种情形是,有一个丈夫,某一天终于发现,他的妻子背叛了自己。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她不断地和情人幽会,在公园里、在电影院,甚至借去外地出差的机会。起初是震惊,随后是愤怒、耻辱,这个男人被一种疯狂的仇恨包围。报复,成为他唯一想做的事情。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构思起详尽的计划,试图将这对男女彻底地消灭。女人并没有发现,这个一直深爱着自己的男人正在实施一个可怕的方案。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只是在化妆的时候,她耗费的时间比以往更多了。终于有一天,丈夫、妻子、情夫,三个人一起同归于尽了。这个被爱与恨扭曲的男人,冲向那片湖边的草地,用一包炸药结束了一切。其实我就是这个可怜的丈夫,通过大胆地想象、周密的构思、有条不紊的步骤,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小说。这就是我的方式,首先确定一个世界,然后把这个世界清楚地呈现出来。

**问:在小说完成之后,你觉得它和你的距离有多远?**

答:小说可以完成吗?在我看来,一部小说是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人,在他混浊的目光之中,有一片柳絮正在窗前坠落。他忽然想起某一个夜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他住在乡下,人们都是在屋后搭一个茅草棚当成茅房。当时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他睡意惺忪地爬起来上茅房。蹲下来之后,他忽然感到有一滴水滴到了自己的脖子上面,格外冰凉。他一下子就变得清醒了,然后抬起头来向上一看,竟然在茅草棚的顶上,悬挂着一颗人头。他吓得惨叫了一声,连裤子都没有

穿好,就跑进了屋里。同屋住着好几个和他一样年纪的长工,于是大家一起点起火把去茅房里看个究竟。结果里面什么也没有,大家都嘲笑他是胆小鬼。过了没几天,有一个长工就莫名其妙地死在高粱地边,衣裳凌乱,浑身青肿。一个月之后的一天夜里,他在上茅房的时候,又看到了那颗头颅……

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它没有结尾。这意味着这个小说仍然在进行之中,它的故事在不断地发生,它的人物始终活着。由此可见,小说是无限发展的。所以我认为,在写完一部小说之后,它和我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了,它以一种更具体的方式与我发生关系。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它在生长。

问:你是否有过这样一种幻觉:自己也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

答:如果我说,张京徽只是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你愿意承认吗?(笑)当然,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虚构的人物。不过,我觉得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所有小说家认真思考。因为对于自身的小说性的认识是一个小说家发现小说之谜的关键所在。

在我的小说《蝴蝶之死》中,女昆虫学家罗忆贞在阅读纳博科夫的自传《说吧,记忆》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这一认识对于她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在写作这一段的时候,我也产生了一种错觉,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这实在是荒诞的。

大多数的时候,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当然,这部小说应该是由我来完成的。

问:你如何评价目前的汉语小说?

答:我一直认为,现代汉语,也就是所谓的白话文,还没有

成熟。目前的汉语小说,也同样如此。首先是语言的成熟,然后是技巧的成熟,直到一个小说家思想的成熟,汉语小说才迎来它开阔的未来。现在,它只是一个先天发育不良的婴儿。

**问:你如何看待小说的语言问题?**

答:“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这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观点。其实这也启示我们,所谓小说的语言,或者文学的语言,不只是文字,还包括符号、图形等等。

如何让语言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是每一个小说家的任务。古斯塔夫·缪勒在《文学的哲学》一书中提到:“但丁将艺术作品的意义区分为四个层次:字面意义、寓言意义、道德意义、神秘意义。”所以,对于语言的使用是围绕小说的核心意义展开的。在这里,我愿意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告诫自己:“语词是对事物的永恒的追逐,是对事物无限多样性的永无止境的顺应。”

在小说中,福柯的名言一再得到了证明:“也许世界的语言就是隐喻。”

**问:你认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答:就目前而言,我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

纳博科夫在他的访谈中说道,“我认为一件艺术品中存在着两种东西的融合: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对于一个成熟的小说家来说,他必须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必须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就是——对自己的母语负责。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就像一个忠诚的丈夫,他必须承担起照料母语与改造母语的任务。之后,他将

在小说中完成事件与智慧的高度结晶。

问：据我所知，你同时也在进行诗歌的创作。这种小说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是否给你造成了一种矛盾？

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所谓的“双重身份”，从某种意义上帮助我解决了自己存在的一些局限。起码，和诗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以诗人自居，并且和他们讨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种流派之间的种种趣闻轶事。到了小说家面前，我又可以通过谈论克劳德·西蒙和冯·内古特来博得他们的好感，并且让他们对我的小说产生兴趣。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有时候，我非常羡慕《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因为他所拔下的毫毛可以变成任何东西。在生活中，我是一个记者，或者一个发烧友。在写作中，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一个随笔作家。但是我仍然觉得，我的化身太少。我永远只是我自己，或者另外一个我自己，不可能是任何人。

问：那么，请你谈谈，《谋杀》是怎样产生的？

答：大约两个月之前的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停电了。这种事情从来不曾发生，我不知道这一天是哪里出了问题。灯不亮了，音响的喇叭不响了，电脑也用不了，一种被砍去手臂的感觉笼罩着我，我突然变得无所适从，像一个可怜的残疾人。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中，我度过了漫长的十二个小时，其中大约浏览了十本小说集、七本哲学著作、十二本诗集，还有一大堆杂志。一直到晚上九点钟，天已经完全地黑了，我最后的一丝幻想终于破灭了。在楼下的小卖部，老板面无表情地递给我两支红色的蜡烛，那种鲜明的色彩给我带来了一点光亮。被火柴点燃的时候，蜡烛发出了一种微弱的响声，仿佛一

个人被不小心烫伤了手指。那种橙黄色的火焰不停地在我的眼前跳动，浅浅的光晕在黑暗中不断地扩大，我有一种被催眠的感觉。就在神思恍惚的时刻，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了一阵风，蜡烛突然熄灭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狠狠地攫住了我的心，我睁大了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似乎从某个黑暗的角落里面，会突然跃出一个幽灵，扼住我的喉咙。仿佛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挤压，在我的背上，开始有冷汗不断地冒出来。就在这时，一段小说情节像闪电一样在我的脑海骤然闪现：

一个小说家在深夜回到家里，当他像往常一样翻开一本书开始阅读的时候，从泛黄的纸张里跳出了一把血淋淋的刀子，猝不及防地刺中了他的喉咙。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渐渐地平静下来。从昏暗的镜子里，我看到了自己惊惶失措的眼神，从来没有这样，我的外表看起来如此可怕。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写一个中篇小说《谋杀》。

“突然熄灭的蜡烛”，就是这个意象，导致了《谋杀》的诞生。

问：《谋杀》对于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答：它是一次真正的谋杀。对于我的过去，它是一个终点。我以往的写作观念、方式、技巧，正在被我有意识地“谋杀”，这个小说是一个开始。“写作，就是自杀，但不是通过死亡。”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言。我认为，写作是一次谋杀。

问：《谋杀》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答：“文学是活着的，小说自从存在以来就一直是新的。”阿兰·罗伯-格里耶说，“小说写作怎么可能一成不变，静止凝固呢？”这段话如此简单，却只能成为少数小说家的一种自觉。一直以来，我都服膺他的观点：“每一个小说家，每一部小说，都应

该创造他特有的形式。”

在《谋杀》中，所有的尝试都是在服从我内心的需要，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我寻找新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循环：在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我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所以我赞成阿兰·罗伯—格里耶所说的：“每一本新书远不是在遵守不变的形式，而倾向于构建它自己的运作规则，同时产生它们的解构。”

问：关于《谋杀》，你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答：对于一个婴儿，作为父亲，他不应该说得太多了。

## 一扇打开的窗户

问：作为《谋杀》主人公的小说家罗列，在现实中有原型吗？

答：作为一位大师，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满清爱新觉罗氏的后裔，有着高贵的血统，这注定了他的出生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传奇色彩。从五岁开始写第一首诗，到十二岁时独自前往英国求学，十八岁出版的诗集《运送时间的钟表》为他赢得了“兰波之后最有魅力的天才”的称号，二十岁时获得剑桥大学哲学与文学双博士头衔，二十三岁提出“新表现主义”写作纲领，二十四岁出版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批评著作《封闭的循环》，二十六岁用英语完成的长篇小说《回归之门》一经出版就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二十九岁出版的诗集《悬崖》被誉为“一个古老文学传统在中国的复活”。此后的十多年间，他陆续推出了四部长篇小说、三本短篇小说集、两本诗集、三部文论、以及一些札记，其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有关他的研究著作及论文多达上千种。就在他四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声誉达到

了顶峰,不仅成为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还获得法、德、美等国颁发的文学奖项。他是真正的天才,同时又是真正的大师,这样的人物是无与伦比的,他是汉语文学的一个神话。

对于大师,我们只能仰望,因为他是最高的星辰。在描写罗列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内心怀着一种无与伦比的虔诚,因为任何细微的疏忽都是对他的亵渎。这样一个人物,在文学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所以他不可能以任何人为“原型”。他是一个梦的综合,又是一个神话的再现。

问:在《谋杀》中,你这样写道:“一位大师的作品只能面对死亡。”这是否有特殊的含义?

答:是的,这是罗列写在一张信笺上的话。当时,他已经接到通知,得知自己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他为自己写下这样一句箴言,的确耐人寻味。不过就我看来,这句话是一个预言,他以一种惊人的洞察能力预知了自己的死亡。就在他动身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前夕,他正在创作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谋杀》,也许他已经听到,死神正在不远处对他发出了召唤。

问:在《谋杀》中,小说家罗列正在创作一部题为《谋杀》的长篇小说,这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答:我知道,有许多读者都很关心罗列的长篇小说《谋杀》的一些细节,因为我有意地制造了诸多的悬念。一些聪明的读者应该可以从有限的材料出发,拼凑出长篇小说《谋杀》的大致轮廓。在小说第一章,我这样写道:“与其说这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不如说是一部经过伪装的黑帮小说。”其实,我这篇小说的结构是一种双重叙事,一条线索讲述罗列被张力谋杀的过程,另一条线索则讲述罗列正在写作的小说《谋杀》。经过反

复的考虑之后,我选择了这种方式。当然,在我的小说之中,罗列的长篇小说《谋杀》是模糊的、凌乱的、犹如玻璃的碎片一般散落在地。这位大师在他的小说中并未更多地进行情节的铺垫,而是直接地描述场景、刻画人物,以至于很多读者无法读出他的小说究竟在讲述什么。一切并不复杂,在这里,我愿意为一些读者对他的小说《谋杀》进行一下梳理,这些内容不会进入我的中篇小说《谋杀》之中,因为我不打算对它进行任何修改。

其实,作为一个杀手,张力并不那么被人看好。因为他左边的脸颊上有一条斜着的刀疤,从鼻梁处呈四十五度角向左下延伸至下颌骨处,这道暗紫色的伤痕如此触目惊心,令人颤栗。这使他随时都会被人认出来,因此他永远无法成为一个顶级的杀手。“像一个孤魂野鬼似的”,这就是他的同伙对他的看法。我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黑帮组织,其实就是K城的“血盟”,他们的势力早已渗透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是,该组织的幕后操纵者——有“教父”之称的宋国强,前年当选K城的副市长,这足以说明他们的影响。一直生活在K城的罗列,以这个黑帮为原型写作小说,是可以理解的。

在接到老陈的指示之后,张力前往位于河滨路的南湖别墅12号,他的任务是在当天晚上十二点之前杀死这里的主人,鼎盛集团的总裁高盛。在他潜入二楼的主卧室之后,竟然发现床上躺着一具尸体,这个死者就是老陈,他的救命恩人。于是他决定给老陈报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黑帮组织不断有人被谋杀,每一个死者都是前一个死者的上司。之所以采用这样一个情节,罗列当然有他自己的考虑,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整个说笼罩着一种恐怖、刺激、神秘的气氛。

这是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整个故事中止在第十二章,也许还有读者记得我在小说中这样写道:“又开始下雨了,这个城市的雨季像一条疲惫的蛇,缓慢地向前爬行。所有的人